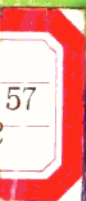


青春情怀系列

蔡媛

花心
BOSS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7

青春情怀系列

花心
BOSS

蔡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情怀系列

花心 BOSS

蔡 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261-6/I·575

定价:9.80 元

第 一 章

“向柏页！你的红萝卜呢？是不是又没有拿回来了？”金小苹双手叉腰，站在大冰箱前，冒火的朝厨房方向吼叫。

一个体格壮硕高大的男人走出厨房，手里的那支锅铲自大的晃啊晃的，脚上趿着塑料拖鞋，啪啪啪的，一脸无辜的走到正对他咬牙瞪目的金小苹面前。

他拿走叼在嘴角没点燃的香烟，健壮的身上只穿着洗漆到半白的牛仔裤和一件吊肩内衣，此时正因汁湿而粘贴在胸膛上；性格的浓眉扬着，三分平头上不知是流汗还是水珠，此刻正沿着太阳穴旁流下，而向柏页也不在乎，反正做了餐馆老板兼伙计，小小的不舒服是必须忍受的，无所谓。

他朝大冰箱里瞄了瞄，“没红萝卜？这可恶的刘老板，

我明明就叫他要放到我的货车上的。”他生气的说。

金小苹冷眼看他演戏。

“你别假了！你这个人我还会不知道吗？去泡妞就说去泡妞，怪别人干什么？”她忿忿叫着，蹲在大冰箱前，一双手在里头乱搅，拿可怜的蔬菜出气。

“明知道今天美晴请假，只有我们两个，结果你偏偏出这种纰漏。我怎么那么倒楣？居然会有你这种老板！”她不平衡的嘀咕着。

向柏页重新将香烟放进嘴角，身子倚在冰箱门上。

“干么？不过是红萝卜没拿回来而已嘛，何必气成这样呢？小心年纪轻轻就满脸皱纹。”说完，他又晃着锅铲，啪啪啪的走向厨房。

金小苹从冰箱里扯出一包花菜，怒气冲冲的跟在向柏页的身后。

“我年纪轻轻就有皱纹是谁害的？”她生气的比手画脚，花菜在空中不断的画圈圈，“在店里打工一年多了，你每次去卖场买菜，回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的，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老板的自觉呀？就光会跟女人聊天，你长舌呀！”

她将花菜给甩进洗碗槽，忿忿地扭开水龙头，一过猛，四溅的水花喷射到她身上，而已经够火的金小苹这下更火了，大声骂着脏话，伸手将水龙头关小。

向柏页背对着她翻翻白眼，将抽油烟机的开关打开，一时之间，小小的厨房之地轰轰作响，他自顾自的炒着晚餐的菜。

金小苹啪嗒一声，将抽油烟机的开关关掉，她手叉腰，一双眼睛像恨不得将他给吞下肚似的，狠狠的瞪着他。

“如果不想听我唠叨就别忘记将该拿的东西拿回来！以为打开抽油烟机就耳根清静了是不？”

向柏页将快速炉的炉火关掉。

“你今天是怎么啦？只不过是一样菜没拿回来了。”他比她高一个头的高大身材，上上下下怀疑的睨着她，“是不是大姨妈来了？”

金小苹倒抽一口气，开始翻起手臂上的袖子，准备跟他一决雌雄。

“你再说一遍看看！我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可！”

又来了！向柏页撇撇嘴角，明明身材就站了三号，还这么不自量力！他一双手按住她的头，她的那双手就别想打到他。老是想找他单挑，他一手指头就能将她给抛在半空中飞了。

“好男不跟女斗，向柏页举起双手。

“我道歉，好不好？”他无奈的说，真不知道谁才是老

板。

金小苹耸耸肩，白了他一眼，决定放他一马。

他说得没错，她确是大姨妈来了，她自认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今天她会发脾气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身为老板老是这么闲散，公事时间老是找女人聊天、喷口水，以为身材好一点、男子气概多一点、脸好看一点，就可以四处勾搭，她如果不防着一点，这家餐馆早晚会败在他的手里，到时，她这一年多来的辛劳不就白费了？

忍住气，她将花菜给洗好放到一边。

“我不管你了，上学时间到了。”冷血的丢下他一个人，金小苹转身走出厨房。

她是个二专夜间部的学生，早上来这边打工后，傍晚五点半一到，就准时扯下围裙，做回学生。

“喂，我只炒了一样菜，谁来帮我弄其他的菜呀？”向柏页哇哇叫。

“谁教你明知道美晴今天请假，还聊天聊到那么晚，你活该啦！”她一点也不同情他，拿起放着制服的袋子，走到厨房旁的储物间换衣服。

向柏页垮下脸，当机立断的奔回厨房继续奋斗。

换好制服的金小苹背起书包，走到厨房，观看忙得团团转的向柏页好一会儿。

“别忘了，我们学校明天校庆，我已经跟你请过假了。”趁着他喘气的空档，她不疾不徐的说。

向柏页嘴角的香烟掉了下来，立即的，金小苹将它捡起来丢进垃圾筒，看样子他不是忘了就是压根儿没听她说要请假的事。

“请假？”他尖叫，“可是明天美晴也要请假耶！小苹，你要累死我啊？”

金小苹耸耸肩，“没办法！明天我们夜间部的得跟日间部的一同升降旗。”现在她的余怒已全部消失殆尽，反而同情起他来了。

“没办法更改吗？”他抱着一线希望。

“有，你可以回到八十年前把学校创办人给宰了。”

“真幽默。”向柏页咬牙切齿的看着她。

金小苹甚至有心情的笑了，只见她轻快的走出餐馆，还不忘回头提醒正为明天人手不足而烦恼得踱步、扯头发的向柏页。

“你扯平头干么？又不会突然长五公分好让你拔掉。打电话给柳浩啦！他又迟到了。”金小苹摇摇头，真是散仙一个。

“这小子！上晚班还会迟到，看我不揍扁他才怪！”向柏页气急败坏的声音从里头传出来，金小苹没再理他，骑

着豪迈上课去了。

第一节刚下课，死党韩上贝立刻跑到金小苹隔壁的座位上，向懒懒的趴在课桌上的金小苹兴奋、期盼的问：“怎样，缺人没？”

金小苹睁开眼睛瞥了她一眼，又闭上眼。

“我还没死，美晴还在，向老大没跑路，缺什么人？”她懒懒的回答，立刻被韩上贝打了下手臂。

“要死啦！干么说话这么毒啊？”

“你同一个问题问了一个月，更毒。”这次金小苹连眼都懒得睁了。

“可是人家真的想去你们那里打工嘛！”韩上贝扁着嘴，委屈的看着金小苹。

看样子是没得休息了，金小苹索性支手撑头斜眼看她。

“我真搞不懂你耶！像向柏页那种男人有什么好喜欢的？花花公子一个，就算他真的看上你，让你当上餐馆的老板娘，那又怎样？他藏在外面的小老婆就够你哀怨一辈子啦！真搞不懂你看上他哪一点。”她冷哼一声，将向柏页批评得一无是处。

“不！韩上贝坚定的否决她的话，细细的单凤眼闪着

热切与崇拜的光芒，“根据我这个月来到你们餐馆吃午餐观察的结果，我发觉向大哥多情实在不是他的错，而是受他吸引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他高贵的心不忍伤害这些女性，所以才会造成别人以为他是花花公子的不良印象。”

金小苹翻翻白眼，“想不到他的功力竟然更上一层楼了。”她喃喃自语。

“什么？”韩上贝的眼睛里依旧光不减。

“没有，没有。”金小苹虚伪的笑着，给她听到还得

了。

“小苹，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在向大哥那里做了也有一年多了，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那么帅，那么迷人。”韩上贝试探性的问。

“我对他已经呈免疫状态。”金小苹说。

开玩笑！一个炒菜时叼着烟，爱和女人调情放着正事不管，老是穿着吊肩内衣又浑身汗臭晃来晃去的男人，她会喜欢？她格调才没那么低哩！

“我知道，我知道，木村拓哉嘛！可惜他还在日本，想见一面都难哦！”韩上贝毫不留情的泼她冷水。

“当……”第二节上课钟响，韩上贝溜回自己的座位。

金小苹伸伸懒腰，从书包里拿起第二节要上的课本。

还有什么关系？飞机又不是挺好看的，等她一毕业，

买下向柏页那间餐馆，做了现成的老板娘后，她立刻飞去日本跟她的偶像见面！

一回到家，累死了的金小苹只想立刻上床睡觉，但等在客厅的房客南屏，似乎有什么事，两眼直勾勾又怯生生的望着她。

“南屏，还没睡？”她锁上门，面对南屏，并打了个哈欠。

这栋三层楼的房子，是金小苹家的资产，当初住台北的金小苹考上高雄的夜二专后，不理睬父亲金大王的威力和母亲金李月凤的哭闹，坚持要南下读书，所以这栋房子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她的栖身之所了。

但是这么大的一栋了只住她一个实在有点浪费，而且夜晚时分，金小苹常会毛毛的，于是为了美女的安全起见， she 就把房间租给同校外宿的学生，不会浪费又可多一条财源，可以加快她梦想的实现。不过先决条件是一租房子的得是学生才行。

南屏就她的房客之一，日二专二年级生。

“小苹，二楼的陈美霞说要搬走了，而我有朋友正在找住处，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先预留给我的朋友？”南屏有些紧张的说，面对金小苹，她都会有些莫名

的紧张。

金小苹蹙起两道漂亮的柳眉，陈美霞要搬走了？也好，她老是在外头流浪到三更半夜才回来，吵得大家都不能睡，一点也不像个正求学的学生。

其实只要不犯到她，她才懒得管客的事情，所以就算陈美霞不搬，总有一天她也会把陈美霞给扫地出门。

好吧，不过你要先把我们这里的规矩告诉她。”金小苹又打了个哈欠，打完哈欠后就走一楼，没见到南屏感激的眼神。

金小苹说的“规矩”就是这栋屋子里的房客，必须轮流清理公共区域，像是倒垃圾、清扫厕所、打扫走道等等，一个礼拜轮流一次，很公平；电话则是投币式电话，水电费平均分摊，每个房客都很配合，也认为很合理，因为金小苹收的租金很便宜，简直就半租半送，所以房客的流动率极低。

才刚回到三楼的房间，躺下还不到十秒钟，房间就叩叩的响了起来。

“小苹，你回来了吗？”一个略带鼻音的女声道。

金小苹闭着眼睛，痛苦的皱起脸。

“还没。”她气若游丝的回答。

“小苹，别这样，我有事跟说你啦！”才一说完，就隔

着木门哽咽了起来。

金小苹受不了的睁开眼，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门外是张着双委委屈屈、可怜兮兮的迷蒙泪眼瞅着她的尹曼曼。

“怎么？又吵架了？”她实在是很不想管这对冤家之间的事，可她愈不想管，尹曼曼愈爱找她诉苦。假如她装聋作哑的不理尹曼曼，尹曼曼就会坐她门外哭一整夜，让她不得安宁，若这种情况一个月一、两次她还无所谓，偏这对冤家不是三天一小吵就是五天一大闹，搞得她快“花轰”了，她有时甚至会心底发出一股冲动去找算命的问看是不是前世造了什么孽，才会惹来这种飞机。

尹曼曼边揉眼睛边垂头丧气的走进金小苹的房里，坐在拼装地毯上的老位置，随手捉来个抱枕，搁在怀里。

“我恨死了他了，这次我决定要跟他分手！”她忿忿地立下第N次的誓，双手死命的掐着怀里的抱枕，假想这是她的男友的脖子。

金小苹半躺在床上，极力忍住打哈欠的冲动。

“江青廷又做错了什么了？”她机械化的问。

每次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对答，她不能问尹曼曼做错了什么，或谁错了，否则尹曼曼会一整夜对她唠叨个没完，一个美好的夜晚就如此泡汤。

其实她跟尹曼曼只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了，若硬要牵

扯得更深一点点，最多也只是同所学校上课，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她也从没见过尹曼曼心里又爱又恨的江青廷，不过她想，一个能够忍耐尹曼曼一年多的男生肯定是具有极高超的功力，光这一点就够让金小苹崇拜得五体投地了，虽然说此刻她很想、非常想将他大卸八块。

“他居然忘了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年半的日子啦！”尹曼曼生气又哀怨的扁着嘴，波浪般的长发随着她的动作，不断的晃动着。

金小苹眯着眼看着那柔细的发丝，她觉得自己被催眠了，而指令只有一个——睡觉。

“为什么？”她挣扎的又吐出一个问句。

“他居然说明天的校庆他要负责教室，所以没时间跟我一起庆祝。你听听！他这说的是什么话？活像校庆比我还重要似的！这死江青廷，我这次跟他‘拆’定啦！”尹曼曼骂得两颊发红，拼命捶着怀着的抱枕。

见金小苹没有回话，尹曼曼转过头看着她，只见金小苹已半躺着睡着了，尹曼曼立刻嘟着嘴。

“臭小苹，睡睡睡，真是猪！连安慰人家一下也不肯。”她低着咕哝，跺脚想走，可刚走到门口，顿了一下后又折了回来。

轻轻的抽出被金小苹压在腿下的薄被盖在她身上，又

帮她调好闹钟放在床头柜上，必曼曼拢拢长发，眼睛瞄瞄金小苹的小房间。果真是个木村拓哉迷！面对着床铺的墙上，被木村拓哉的海报贴得满满的，连天花板都不放过。

另一面则是一片书墙，其中大部分都是杂志及一些文学类的故事书，甚至还有一套《灌篮高手》和《尼罗河女儿》的漫画书；一面是衣柜，衣柜旁搁着一台CD音响及一台小电视，沁电视还接了第四台。

小苹是个嗜食精神粮食的人。尹曼曼看了沉睡的金小苹一眼，蹑手蹑脚的关了灯，走出了房间。

今年的校庆是历年来最热闹的一次，不但学生多，连校我参观的人也多，着着实实的热闹滚滚、人声鼎沸！

而偌大的操场上正举行着声嘶力竭的呐喊加油声。

金小苹正在自己身上绑着十六号的号码布，代表班上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责任重大。

“小苹，快到我们了，我好紧张哦！”韩上贝在她前面发抖，她是传棒子给金小苹的倒数第二棒。

金小苹蹲下来系紧鞋带，站起身来用橡皮筋将及肩直发束起，以免影响她的冲刺速度。

“有什么好紧张的？不是输就是赢呀！”她说得洒脱，实则心里也是紧张得要命，虽然在国中时她的拿手项目就

是田径，但事隔多年，早已丢了大半的信心。

“不行不行，我的脚已经软了，我要告诉康乐叫他换人。”韩上贝抖着声音说。她的手心冒汗且冰冷，两条腿像麻署般软绵绵的，怕跑不到一半就倒了。

“别那么逊好不好？就当有怪物在后面追你不就好了，而且如果你真的跑去康乐换人，他非把她一脚踹到月亮上不可。”

“可是……”韩上贝还是害怕。

“别可是了，真丢脸，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胆小的朋友？”金小苹佯装鄙夷的啐道。

“我才不胆小哩！我只是……有些微的赛前恐慌症罢了！”韩上贝气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能让金小苹看扁了。

“是是！你最勇敢。”金小苹笑着拍拍她的脸，开始在原地跳着，做暖身运动，而韩上也紧张的跟着她一起做，只不过动作硬邦邦的。

“B组五千公尺接力赛请准备。”播音器传出声音。

操场上共画了六条跑道，金小苹这班排在第四跑道。

枪声一起，金小苹班上的第一棒跑了个第三，一棒一棒接下去，到了韩上贝时成了第四，不过她的表现跌破了大家的眼镜，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没想跌倒、没有掉棒，反而锐不可挡的追过了两名跑者，占到第二名。不过与第

一名之间还有段差距就是。

金小苹看着第一名交棒，一马当先，心里益发紧张起来，一见到韩上贝奋力的向她奔来，她立刻小跑步开跑，接到棒后立刻冲刺。修身矫健的长腿飞奔着，场边兴奋呐喊的同学们跟着她跑。

慢慢的，逐渐与第一名跑者缩短距离，形成拉锯战，直到最后十公尺，她已与第一名跑者并驾齐驱！最后冲刺，第一个跨过终蹊线，全场欢声雷动的朝她奔去，但金小苹却因冲力过猛，跌了个狗吃屎，平躺在黄土地上正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韩上贝一跑到她身边，又叫、又跳、又搓的把金小苹蹂躏得不成人形，不过她脸上的那朵大大的笑容却一直没有缩小。

接下来金小苹又参加了一百及两百公尺的短跑比赛，骄傲的捧回了两面金牌，最后一项拔河比赛时，她已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因为她实在是已经没力气了。

果然，商人轻轻一拉，他们这队立刻兵败如山倒，像骨排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来，不过金小苹还是很满足，因为她脖子上挂了三面金牌，使她走路都起了风！

“阿贝，要不要去吃档西？”她比了比楼上布置成圆游的教室。能者多劳，她的劳是疲劳的劳，现在得补充些水